

因為有光，我才能看見顏色

《 I Can See the Color, It's Because of Light 》

有些光，是一開始就注定會碎裂的。

因為你太耀眼，又從來只顧著守護別人，

他們無法接受映出他們醜陋面貌的你。

那也好吧，他們確實不配擁有你的存在。

我第一次看見陳澄波的畫時，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呼吸變慢了。

不是一種因為驚艷而屏息的靜止，而是一種走進被陽光曬熱的石板路時，不自覺慢下來的凝滯。

空氣中有光、有細碎的溜過林葉的、時間緩緩流動的味道。

不是我在看他的作品，而是他的畫面，穿越了時間的裂縫，默默地凝視著我。

它們明明色彩鮮亮，卻又好像藏著什麼即將崩解的東西。

斑駁的色相之間，它們自在且輕盈的跳躍著，他的情感也毛茸茸的蓬鬆著，就像記憶本身一邊緣不是銳利的，而是帶著暈開的光圈。那個時代總是覆著一層朦朧，似乎帶著一種必然會失落的哀傷，但他還是選擇那樣溫柔的描繪著。

我想起了鋅白。

那個在油畫裡是個半透明、乾得慢、容易脆裂，

但極度純淨、也因此特別真誠的顏料。

它不像鉛白那樣厚重壓抑，也不像鈦白那樣強勢喧鬧。

只是穩穩地，存在每一筆光影之間，用著最安靜的方式，述說自己的故事。

它在曝曬下會變黃，冷卻後又會恢復潔白。

它吃油多，但乾後色層更堅固。

那個時代給他貼上了反叛的標籤，但我們明白他從始至終的純粹。

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，但他始終意志堅定、並影響深遠。

鋅白沒有毒性，他也沒有。

它比鉛白顯得冷些，有些藍色調。

於是他也從不莽撞，只是想用他的遼闊，為世界搭建更寬廣的橋樑。

陳澄波的作品飽和度一直就不高，就像是每種顏料都加了點鋅白，每個行為的背後都緊扣著他的初心。他不是為了吸引注意，也不是試圖證明什麼，他只是畫，為了他所愛的一切。

但他的畫明度總是高的，

那或許是因為他早就知道：

站在歷史的前方，並不是為了改變什麼。

而只是單純地，為了讓一點真正純粹的東西，那樣充滿希望的，留下一點給人憧憬的理由。

像是從一九四七年初春的嘉義流過，

它流過倒塌的身體，流過燒焦的信件碎片，

流過那些不再發出聲音的城市角落。

那顆子彈，殺的不是他，他是死於一個時代的崩壞。

但在裂縫之間，依舊有一束很細很細的光——

它靜靜地流過時間，穿過七十多年的色彩，來到今天。

在這個世界裡，人們的語言越來越鋒利，情緒像洪水一樣無序蔓延。

每個人都急於表態、急於證明、急於被看見。

但有時候，我還是會想起陳澄波的畫，想起那些沉默但溫暖的筆觸和調色，想起那種不用高聲宣告就能感受到的力量。

或許改變世界，並不需要喧鬧。

又或許，我並不需要改變世界，我根本不需要改變世界。

真正重要的，應該是在一片喧囂與破碎之中，還能慢下來，用心地看見我想讓自己的光長成的樣子，

那即使腳下每一步都是碎片，即使每一次呼吸，都伴隨著失落，

我便依然能相信，那些繽紛的色彩，都終將乘著光，翩然降臨我的人生。

因為陳澄波就是這樣抱著他的信念，沿著這道光的邊緣，朝我們走了過來，不是嗎。